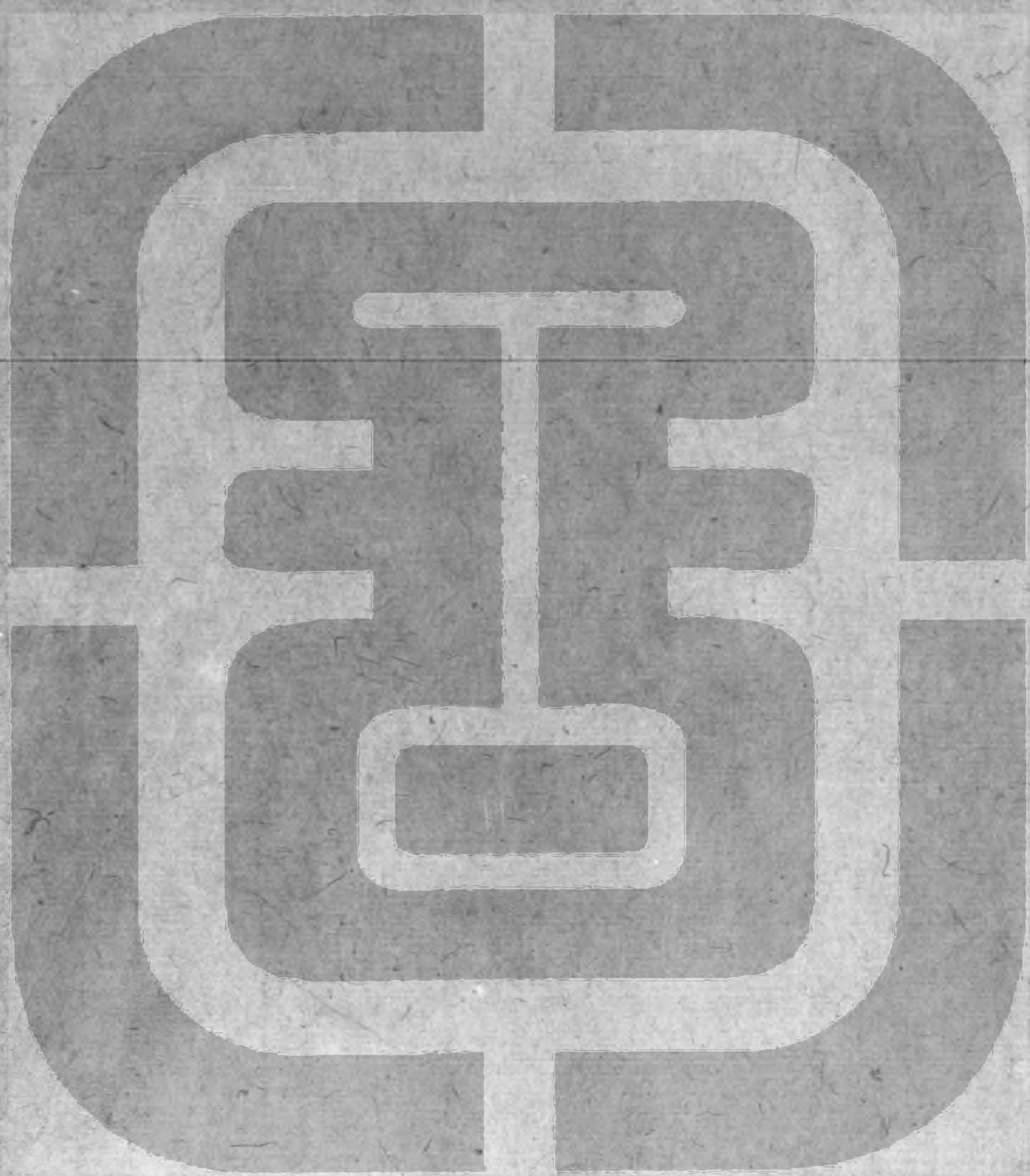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五

行狀

蘇廷評行狀

公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祖諱釿祖諱祐父諱杲三世不仕皆有隱德自皇考行義好施始有聞於鄉里至公而益著然皆自以爲不及其父祖矣皇祖生于唐末而卒於周顯德是時王氏孟氏相繼王蜀皇祖終不肯仕嘗以事遊成都有道士見之屏語曰少年有純德非我莫知我能以藥變化百物世方亂可以此自全因以麵爲蠟皇

祖笑曰吾不願學也道士曰吾行天下未嘗以此語人自以爲至矣子又能不學其過我遠甚遂去不復見公幼疎達不羈讀書畧知其大義即弃去謙而好施急人患難甚於爲己衣食稍有余輒費用或以予人立盡以此窮困厄於饑寒者數矣然終不悔旋復有余則曰吾固知此不能果困人也益不復愛惜凶年鬻其田以濟飢者既豐人將償之公曰吾固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人不問知與不知徑與歡笑造極輸發府藏小人或侮欺之公卒不懲人亦莫能測也

李順反攻圍眉州公年二十有二日操兵乘城會皇考病没而賊圍愈急居人相視涕泣無復生意而公獨治喪執禮盡哀如平日太夫人憂甚公強施施解之曰朝廷終不弃蜀賊行破矣慶曆中始有詔州郡立學士讙言

朝廷且以此取人爭願効戢學中公笑曰此好事卿相以爲美觀耳戒子孫無與人爭入學郡史素暴苛緣是大擾公作詩并譏之以子渙登朝授大理評事慶曆七年五月十一日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五以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累贈戢方員外郎娶史氏夫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

封蓬萊縣太君生三子長曰澹不仕亦先公卒次曰渙以進士得官所至有稱及去人常思之或以比漢循吏終於都官郎中利州路提点刑獄季則軾之先人諱洵終於覇州文安縣主簿渙嘗爲閬州公往視其規畫措置良善爲留數日見其父老賢士大夫閭人亦喜之晩好爲詩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一發於詩比没得數十首女二長適杜垂裕幼適石揚善孫七人位佾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聞之自五代崩亂蜀之學者衰少又皆怀慕親戚鄉黨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渙就學所以勸導成就者無所不至及渙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縱觀以爲榮教子孫者皆以蘇氏自是眉之學者日益至千余人然軾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壯犹不知書公未嘗問或以爲言公不荅久之曰吾兒當憂其不學邪既而果自憤發力學卒顯于世公之精識遠量施於家聞於鄉閭者如此使少獲從事於世則其功名豈少哉不幸汨没老死無聞於時然古之賢人君子亦有無功名而傳者特以世有知之者耳公之傳非獨其避遠自放終身亦其子孫不告人之過也故條録其始終行事大畧以告當世之君子謹狀

墓誌

劉夫人墓誌銘 代韓持國作

夫人姓劉氏開封人曾大父處士諱巖大父大理寺丞諱惟吉考贈右金吾衛將軍諱逵夫人年十七歸于武功蘇才翁諱舜元參知政事諱易道之孫贈工部侍郎諱耆之子也少與弟子美聖闢皆有盛名蘇氏既大家而姑王夫人太尉文正公之息女也嚴重有識素賢其子自爲擇婦甚難之久乃得夫人夫人事其姑能委曲順其意嘗侍疾不解衣累月凡姑所欲不求而獲所不欲無一至前者既愈謂家人曰微是婦吾不起矣命諸女拜之而弗荅也子美聖闢皆早世夫人以待二姒撫諸孤恩禮甚厚子美正獻杜公婿也聞而賢之曰可以爲女師夫人既老二子涓澥更守壽春已而涓守襄陽澥復按本道刑獄夫人皆就養焉及涓徙平陽道京師子注爲尚書郎拜觀門外士大夫榮之涓侍夫人至晉城以疾不起注逆以歸京師夫人悼涓不已后涓四十五日元豐八年十月五日以疾卒於私第享年八十一夫人孝友慈儉薄於奉身而厚於施人嚴於教子而寬於御下姻族中有悍妬者見之輒慙而化性不蓄財浣衣菲食

以終其身消自蜀還以重錦二十兩而獻夫人夫人喜曰可以適吾意之所欲與者命刀尺以親疎散之一日而盡好誦佛書受五戒預爲送終具甚悉至疾革怡然不亂始封隆德縣君后爲彭城縣太君改仁壽縣太君才翁既顯於世矣而位不充其志仕至高書郎贈光祿大夫而子男七人皆以才顯涓朝奉大夫知潞州澥朝請郎京西提點刑獄注朝散郎尚書司勳郎中洞右贊善大夫將作監丞洪洎汝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虞大蒙次適承議郎郭逢原孫男十三人之顏無爲軍判官之閔早卒之冉汝州梁縣尉之孟之偃之友之恂之悌之邵之楊之南之烈之點孫女十三人曾孫男七人開憲宋商若赤尹曾孫女五人澥將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夫人於潤州丹塗縣五老山下才翁之塋使來乞銘才翁於予爲從母子而予娶於蘇氏故知夫人爲詳銘曰

孝友慈儉行爲女師篤於教也輕財樂施屬纊不亂幾於道也壽考康寧子孫多賢不虛報也我銘孔約無有愧辭以信告也

朝雲墓誌銘

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少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知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於豐湖之上栖禪山寺之東南生子遯未朞而夭蓋嘗從比丘尼義崇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絶銘曰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六

傳

杜處士傳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黃環從之游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揚搉環曰此言匪實宜早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況皆吐斯意以前乎吾聞夫子雌黃冠衆故求決明于子今子微衒吾爲其非儕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粱獨活久矣子今屑就何以充蔚子乎苟迹予之素杜若所請亦大激矣試問

子之志也曰敢問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干臨于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于疾藜也今子宛如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淘之而欲中空清是坐恒山而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其蒙甚願子白之曰吾自通微預知子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詳微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明苟起子爲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甘從之乎曰吾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則吾殊于衆而已矣雖登文石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迫實用也今將杜衡門以居之爲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求石斛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曰船破須茹酒成於麴猶君子錄英才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誚之也若夫躑躅而回鄉甘遂意於丁沉則古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寶焉烏久居此爲哉余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爲傳

黃甘陸吉傳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

山楚王聞甘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群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賜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吉位居上甘心銜之群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群臣皆與甘坐上坐吉咈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固蒂之術獻上上喜之俞注記官商洪景狀其方略以付國史出爲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相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呿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群臣皆伏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爲穰侯吉之子爲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回車廉頗屈姪何
幣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妍醜入宮見妬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遼嗜好
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葉嘉傳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
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爲時
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
先葬郝源子孫遂爲郝源氏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
業武曰吾當爲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
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爲著其行錄傳於時方
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爲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
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吾邑人葉嘉
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
猶未詳也上驚敕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
守始令採訪嘉所在禽賫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
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
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爲之勸駕始行登車
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
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飲鄉名

但未知其實尔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劉勁難以遽用必搥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碪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巖猥士幸爲陛下採擢至此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以小黄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爲猶若麄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勑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禄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二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吾屬且爲之下矣

訐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爲之起立顔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詆之嘉亦訴于上上爲責歐陽憐嘉視其顔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覺洒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

未始不推嘉於上日引對至于再三后因侍宴苑中
上飲踰度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
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地嘉正色曰
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有效
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
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疎嘉嘉既不
得志退去閩中慨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
嘉月餘勞于萬機神蘭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甚
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矣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
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爲事
而大司農奏國計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爲進
三策其一曰榷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
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
財故榷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
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
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毋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摶有
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于摶其志尤
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
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爲常贊曰
今葉氏散居天下非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于閩中

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爲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爲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爲身計蓋以有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爲策以摧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說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于塩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江瑶柱傳

生姓江名瑶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州避合浦之亂從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州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媚州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生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向子平何人哉遂棄其孥浪迹泥塗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州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爲明州奉化人瑶柱世孫也性温平外慤而内淳稍長去襁類頎長而白皙圓植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爻友庖公異之且曰吾閱人多矣昔人夢賚質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瑶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亟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眉

洞車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略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爲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大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爲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歎羨之曰聞客名舊矣蓋鄉曲之譽信韓子所謂面目可[illegible]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苦爭乎生不能對大慙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擯于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宜然人亦有之嗟乎瑶柱誠美士乎方其

爲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爲藻品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夫

温陶君傳

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姓麥氏旣破隨毋羅氏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之爻是謂師之革☲曰生乎上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輮之坤以布之釜以熟之口以内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能者樂之以爲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爲心病衆所說也善孰大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疎散與物不合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淄水湯先生游旣熟遂陶而成之爲人白皙而長温厚柔忍在諸石中最有名儲子因秦故司馬錯李斯子由趙高閻樂並薦於秦王得與圃田蔡甲肥鄉羊奭内黄韓音子俱召見是時王方省秦文書日昃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向皆安在何相見之晚耶未見君子怒如調饑卿等之謂也自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腹賜爵士更尚食典遇旦夕召對所獻納時或麄疎上未嘗不盡善也秦王以

嫪毐事黜文信侯而遷太后怒恚數日不食中美賜爵徹侯食溫定陶二縣號溫陶君中美既被任用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爲人柔和有以塞讒人之口故也宅日秦王坐朝日旰意有所思亟召中美將虛心納之中美不熟計與進其說頗剛鯁志不快之者累日有博士單軨說上曰爲其所傷矣宜有以下之卽無患因進其弟子已升元華于上上意稍平然自是遂疎中美不得爲上食矣中美曰吾爲上食日夕自謂不素餐矣而今吾與羊生輩皆不得進縱復有用者將誅辱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今也遽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時或思我彼將不盡矣還稱疾以侯就第其後子孫坐郡郭者散居四方自號渾氏扈氏索氏石氏爲四族云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爲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擠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

自棄于巖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爲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罷頑猾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召使隨計吏入貢莫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召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爲文苑四責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歎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身無瑕玷自二千石至百吏皆無如文者命上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薦褥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爲飲罷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群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曆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

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于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歙之祁門二百戶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嘗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害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讒於上曰文位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爾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冬月以侍書輒濡水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符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尒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爲上意不悅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爲因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于南山下子堅嗣

堅資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罷局差小起家爲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厚者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爲從事舍人其下亦與卜醫書筭之人游皆有益于其業或因以致富焉贊曰

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攷其國已在江漢之間爲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黔歙間者嗚呼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豈可以無學術哉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俊善歌聞於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余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罰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荆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

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荆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襁負嬰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一笑爲信后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后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問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莊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后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此出袁郊所作其澤遂以其天竺山故事乃書以遺住持僧舊文頗冗爲删改

蔡使君傳

使君諱道恭字懷儉南陽府軍人也父諱那宋益州

刺史使君少寛厚有大量仕齊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隷冑以使君素著威畧專任以事齊和帝即位爲右衛將軍出爲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食裁半歲魏人攻之晝夜不息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塡塹使君於塹內作艨艟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潛作伏道以決塹水使君以土狚塞之相持百余日前后斬獲不可勝計魏人大造梯冲攻圍日急使君用四石烏漆大弓射之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魏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起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人將退會使君病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將帥謂曰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及令取所持節授僧勰曰稟命出疆既不得奉以還朝意欲與之俱逝可以是殉我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人知使君沒攻之愈急初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忠援之景忠不前八月粮盡城陷贈鎮西將軍且購其喪八年魏人歸其喪葬襄陽傳國至孫固固早卒國除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三十六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七

題跋 雜文

書戰國策後

商君之法使民務力農勇於公戰怯于私鬬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尊旣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

讀戰國策書

書國史補贈朱康叔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毋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鞫獄于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乃羔毋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已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坵壠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

出唐李肇國史補近偶觀書歎其事頗與朱康叔相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書管幼安傳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荀文若盛名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謀殺程昱郭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疎每所論建輒中操意況肯爲用然終亦不免桓溫謂孟嘉曰人不可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尔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爲高人勝士所比數尔管幼安懷寶遯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直穿窬斗筲而

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余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元豐三年十二月與客飲醉甚歸坐雪堂面什壁上睡久驚覺已三更矣殘燭耿然偶取一冊視之則管幼安傳也會有所感不覺書此眼花手軟不復成字

書南史盧度傳

余少不喜殺生然未能斷也近來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水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以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不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余猶恨不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隱逸傳始興人盧度字彥章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誓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頑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竟以壽終偶讀此書與余事粗相類故并錄之

記黃州故吳國

昨日讀隋書地里志黃州乃永安郡今黃州十五里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說鄙野而圖經以爲春申君故城亦似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吳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

記鐵墓厄臺

舊遊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柳湖傍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壕水注齧其趾見其有鐵錮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思王寵教弩臺以控扼黃巾者斯說爲近之

書汴河斗門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議者以爲不可竟爲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廣墓間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煎餅淤朝廷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營營田患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即可沃灌古有之而今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書劉昌言事見杜牧宋州寧陵縣記

今日過靈陵聞縣令言前令曾雲立劉昌廟昌事跡見杜牧集甚壯偉宋子京獨不信以爲無有子京信李繁記其父泌崔儁記其父慎由事皆以僞爲真獨不信杜牧記昌事可笑也李繁作家傳記其父居鬼谷并與仙接子京亦曰繁所記浮後不可信姑據其實者如上崔儁記其父晚無子遇浮屠生儁乃名繼郎

書杜牧集僧制

杜牧集有燈煌邵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死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也番僧最貴中國紫衣師號种諤知青城澗無以使此等輒出牒授君子予其知權不責其專也

書淳于髡傳後

淳于髡言一斗既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少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已荒主長夜之飲未有識其趣者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偶讀史記書此

記孫卿韻語

孫卿子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篇則成相者

蓋古謳謠之名乎疑所謂鄰有喪舂不相者又樂記云治亂以相轉也亦恐由此得名當更細考之

記夢中論左傳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迹之意者有荅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書左傳醫和語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外陽而內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沉潛剛克古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爲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也而晦時故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女爲蠱惑世知之者衆矣其爲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烝晦淫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讀左氏春秋書此

書朱文季傳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

租官自煑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爲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爲可行帝頗然之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爲然發怒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駮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等稱爲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代得譴柰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指雷同負臣子之義令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偶讀後漢書朱文季傳感歎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已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時強力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爲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爲禍蓋以帝不悅後不甚進用爲莫大之禍也悲夫

書趙充國傳後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僞日何其明也又觀遣

雕車行羌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譏疲人於一戰者絕矣最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耳非爲公家忠計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故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于內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柰何觀於外將之意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凡任我一入一出未有止障也脫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嘗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況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以餘命受祿位者得肩立也豈特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余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廷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論格排群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況三代君臣間哉

下不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楊子雲贊不及此區區論功耳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云耳

記王彭論曹劉之澤

王彭嘗云塗巷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數錢令聚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玄德敗則嚬蹙有涕者聞曹操敗則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彭愷之子爲武吏頗知文章余嘗爲作哀詞字大年

記李邦直言周瑜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略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飯賢愚相遠如此安上言吾子似快活未知孰賢與否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八

題跋 雜文

跋李氏述先記

東坡居士曰賊以百倍之衆臨我我無甲兵城池雖慈父孝子有不能相保者李君獨能鋤耰棘矜相率而拒之非其才有所足恃德有所不忍違惡能然哉余恨不得其平生行事本末當有絶人者非特此耳士居平世僥倖以成功名者何可勝數而危亂之世豪傑之士湮沒而無傳者亦多矣悲夫元祐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書

跋退之送李愿序

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願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記歐陽論退之文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了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與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士人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此又誣永叔也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耳又不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語平生爲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書記近似甲名帳耳了無可觀世人識眞者少可歎亦可愍也

題三國名臣贊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事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也紹聖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書

書淵明述史章後

淵明作述史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知其義也

書淵明孟府君傳後

陶淵明孟嘉外孫作嘉傳云或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曰漸近自然而今晉書乃云漸近使之然則是閭里少年鄙語雖至細事然足以見許敬宗等爲人

書淵明歸去來序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來去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在獨書此傳遺冲虛觀道士鄧守安以備山中逸事

跋嵇叔夜養生論後

東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憂患之餘生而後學道雖爲達者所笑然猶賢乎已也以嵇叔夜養生論頗中餘病故手寫數本其一贈羅浮鄧道士

偶書

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于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又

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龈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掌

記徐陵語

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曰公自難記若劉曹沈謝輩閤中摸索亦合認得誠哉是言

書郭文語

温嶠嘗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亂世欲歸無路尔又問曰飢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曰先生獨居窮山死則爲烏鳶所食后宮人見大練反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

書淵明自祭文後

舊說淵明不知音蓄無絃琴以寄意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劉伯倫以一鍤自隨死使埋我予以謂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至於淵明亦非忘琴者五音六律不害爲忘琴苟爲不然無琴可也豈獨絃乎以是知舊說之妄也淵明自云和以七絃豈得不知音當是有琴而絃敝壞不復更張但撫弄以寄意如此爲得其

直其自祭文出妙語於纊息之餘豈死生之流乎但恨其猶以生爲寓以死爲真嗟夫生豈非直死獨非寓乎

書單道開傳後

葛稚州與單道開皆西晉人而沒於東晉又皆隱于羅浮使稚州見道開必有述焉而抱朴内篇皆不及道開豈稚川化時道開尚未至羅浮也稚川乞岣嶁令遊南海遂入羅浮按本傳在升平三年以後相去蓋三十餘年必稚川先化也紹聖元年九月予始至羅浮問山中人則道開無復遺迹矣亦不知石室所

柰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曰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何不出以濟世乎曰此非野人之所知也予嘗監錢唐郡游餘杭九鍊山訪大滌洞天即郭先生之舊隱也洞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敕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東坡居士夜坐錄此

書陶淡傳

晉史隱逸傳陶淡字處靜大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道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五十六

便服食絶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了不營問
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湖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
鹿以自隨人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州舉秀
才淡遂逃羅縣埤山中不知所終
陶士行諸子皆凶暴不獨夏也而諸孫中乃有淡魯
孫中乃有潛潛集中乃有仲德敬通之流皆隱約有
行義又皆貧困何也淡高逸如此近類得道與潛近
親而潛無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戊寅九月七日閱
晉史偶錄之以俟知者儋州城南記

書徐則事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絶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之
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
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
信矣遂詣揚州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
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云得放還山至舊
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既而喪至
予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爲煬帝所汚故辭不
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蓋聊以避禍豈所謂危
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真
人豈置之齒牙哉

書鮑靜傳

鮑靜字太玄東海人五歲語父母云本曲陽李氏子九歲墮井死父母以其言訪之皆驗靜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爲南海太守行部入海遇風飢甚煑白石食之靜嘗見仙人陰君受道訣百餘歲卒

陰真君名長生子嘗游中州酆都觀則陰君與王方平上昇處也古松栢數千株皆百圍松脂如酥乳不煩煑鍊正余食之滑甘不可言二真君皆畫像觀中極古雅有西晉時殿宇尚存也戊寅九月十一日夜坐書

書阮籍語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璋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群虱之處褌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處于褌中不得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虱之處褌中乎此阮籍之胷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讐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耳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

亦虱之出入往來于衣巾中間也安能笑褌中之藏乎吾故書之以爲將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書相如大人賦後

司馬相如諂事漢武開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可謂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此殆得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漢武帝意也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鵩賦真知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日書

書相如長門賦後

陳皇后廢處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工爲文奉百金爲相如文君取酒相如爲作長門賦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予觀漢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敢以微詞褻慢及宮闈間大史公一說李陵事以爲意沮貳師遂下蠶室陳皇后得罪止坐衛子夫子夫之愛不減李夫人豈區區貳師所能比乎而于相如之賦獨不疑其有間于子夫者豈非幸與不幸固自有命歟世以禍福論工拙而以太史公不能保身於明哲者皆非通論也

書相如諭蜀文後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于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得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衒而喜耳蜀多君子何寵之有

相如歸臨邛臨邛令王吉謖爲恭敬日往覲相如相如稱病使從者謝吉及卓氏爲具相如又稱病吉自往迎相如覲吉意欲以相如爲率錢之會耳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蜀父老文云以諷天子以余觀之不獨能諷殆幾于勸也諂諛之意死而不忘猶作封禪書如僧如真所謂小人也哉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三十八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九

題跋 雜文

書濟衆方後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而生齒歲登墾田日廣至于法令則去苛慘尚寬簡守令則進柔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惠以廩惸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弛鹽榷之令用能導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慊然憂下民之疾疹無良劑以全濟

於是詔大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冊鏤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之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莫或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板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痊痾愈疾亦欲使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倘不以爲誚歲一檢舉之使無遺毀焉

跋赤溪山主頌

達與不達者語譬如與無舌人說味問蜜何如可云蜜甜問甜何如甜不可說我說蜜甜而無舌人終身不曉爲其不可曉以爲達者語應皆如是問東說西指空畫地如心疾如睡語聽者耻不知從而和之更相欺謾昔張魯以五斗米治病戒病者相語不得云未差也若云尒者終身不差也故當時以長魯爲神其事類此然亦不得以此等故疑其眞余得赤溪山主頌十一篇於其子昺問其事于樂全先生張安道爲知其達者無疑爲書其末熙寧九年正月望日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

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爲可責也

書李邦直超然臺賦後

世之所樂吾亦樂之子由其獨能免乎以爲徹絃而聽鳴琴却酒而御芳茶猶未離乎聲味也是故卽世之所樂而得超然此古之達者所難吾與子由其敢謂能爾矣乎邦直之言可謂善自持者矣故刻于后以自儆云

書與可超然臺賦後

余友文與可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爲超然辭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干其遠游大人之流乎熙寧九年四月六日

跋王氏華嚴經觧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觧相示曰公之于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以觧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於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予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予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岐下聞汧陽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已而事

敗客皆大慚今王氏之猪未敗爾昔者買肉娼女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

跋荆溪外集

玄學義學一也世有達者義學皆玄如其不達玄學皆義近世學者以玄相高習其徑庭了其度數問答紛然應諾無窮至于欠生之際一大事因緣鮮有不敗績者孔子曰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世無孔子莫或叩之故使鄙夫得挾其空空以欺世取名此可笑也荆溪居士作傳燈傳[illegible]

篇扶獎義學以救玄之弊譬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無常羊也顏淵欠弟子無可與微言者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聞惟曾子信道篤學不仕從孔子最久師弟子答問未嘗不唯者而曾子之唯獨記于論語是吾以知孔子之妙傳于一唯枘鑿相應間不容髮一唯之外口耳皆喪而門人區區方欲問其所謂此乃繫風捕影之流不足以實告者悲夫

書子由黃樓賦後

子城之東門當水之衝府庫在焉而地狹不可以爲甕城乃大築其門護以磚石府有廢廳事俗傳項籍

所作而非也惡其淫名無實毀之取其財爲黃樓東門之上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始余欲爲之記而子由之賦已盡其略矣乃刻諸石

書珠子法後

李公擇見傳如此云得之于一武官緣感恩而傳必不妄公擇與軾亦嘗試之

書拉雜變

司馬長卿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氣近時學者作拉雜變便自謂長卿長卿固不汝嗔但恐覽者渴唾落床難以凌雲耳

書温公誌文異壙之語

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皆爲一室獨蜀人爲一墳而異藏其間爲通道道高不及肩廣不容人生者之室謂之壽堂以偶人被甲執戈謂之壽神以守之而以石甕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則去之軾先夫人之葬也先君爲壽室其後先君之葬歐陽公誌其墓而司馬君實追爲先夫人墓誌故其文曰蜀人之祔也同壠而異壙君實性謙以爲已之文不敢與歐陽公之文同藏也東漢壽張侯樊恭遺令棺柩一藏

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子孫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之以書示百官葢古有是也然不爲通道又非詩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爲得禮也

跋張希甫墓誌後

余爲徐州始識張希甫父子元年之冬季夫人病沒徐人多言其賢至死生之際無所留難而天驥出其手書數十紙記浮屠道家語筆迹雅健不類婦人而所書皆有條理是時希甫年七十辟穀道引飲水百餘日甚瘠而不衰目瞳子烱然余知其無苦而不忍天驥之憂懼乃守而告之人生如寄何至自苦如是願以時飲酒食梁肉慰子孫之意希甫强爲余食然無復在世意後二年余謫居黃州聞希甫沒既葬天驥以其墓誌示余知其夫婦皆超然世外矣

書四適贈張鶚爲

張君持此紙求僕書且欲發藥不知藥君當以何品吾聞戰國策中有一方吾嘗服之有効故以奉傳其藥四味而已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夫已饑而食蔬食有過于八珍而既飽之餘雖芻豢滿前惟恐其不得去也若此可謂善處窮者矣然而於道則未也安步

自佚晚食自美安以當車與肉爲哉車與肉猶存胞中是以有此言也

書四戒

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此三十二字吾當書之門窻几席縉紳盤盂使坐起見之寢食念之元豐三年十一月雪堂書

記導引家語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云極有理又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瓢在水此善喻者

書所獲鏡銘

元豐四年正月余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鏡周尺有二寸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鳳俌之其字如菽大雜篆隸甚精妙白陽疑南陽白水之陽也其銅黑色如漆其背如刻玉其明照人微小舊聞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書憂中靴銘

軾倅武林日憂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忘之記其一聯云寒

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蓋霧起既畢進御上極嘆其敏使宮女送出睇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

跋司馬温公布衾銘後

士之得道者視生死禍福如寒暑晝夜不知所擇而況膏粱脫粟文綉布褐之間哉如是者天地不能使之壽夭人主不能使之貴賤不得道而能若是乎吾其敢以恭儉名之仲尼以簞瓢得顏子余于温公亦云

跋子由棲賢堂記後

子由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轕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題伯父謝啓後

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眉年二十有三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試日通判殿中丞蕭堂希魯下堂觀進士程文見公所賦歎其精妙絕倫曰第一人無以易子公力自言年少學淺有父兄在決不敢當此選希魯大賢之曰君子成人之美乃以爲第三

明年登乙科此則其親書啟事謝希曾也公歿後十三年得之宜興人單君錫家蓋希曾宜興人也又八年乃將自裝標而歸公之第二子子明兄使寶之以無忘公之盛德云元豐五年七月十三第六侄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軾謹誌

跋柳闕楞嚴經後

衆生當以是得度佛菩薩則現是身身無實相然必現是意其所入者易也楞嚴者房融筆受其文雅麗于書生學佛者爲宜吾甥柳闕孝弟夙成自童丱能爲文不幸短命其兄闕爲手寫此經闕既已識佛意則闕亦當冥受其賜矣

跋張益孺清淨經

佛言作止任滅是謂四病我言作止任滅是謂四法門無盡者居士若見法門應無是語

題僧語錄後

佛法浸遠真僞相半寓言指物大率相似考其行事觀其臨禍福死生之際不容僞矣而或者得戒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驗然真僞之候見于言語吾雖非夔曠聞絃賞音粗知雅曲子由欲吾書其文爲題其末